

风中之樱. 3

真幻源

殷健灵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风中之樱③

真幻源

殷健灵 著

她看着你，
眼睛里蕴含着深深的泪，
那泪深到可以淹没你，
却节制着没有流下来。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殷健灵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中之樱. 3, 真幻源 / 殷健灵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6. 10

(小布老虎丛书)

ISBN 978-7-5313-5084-2

I. ①风… II. ①殷…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7200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 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 xiaobuhu1998@sina.com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5.75

字 数: 123 千字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亚丹

责任校对: 潘晓春

整体设计: 冯少玲

印制统筹: 刘 成

ISBN 978-7-5313-5084-2

定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44871130

主要人物表



樱

本书主人公，来自神秘世界的少女。

修 人

丢失了自己名字的少年，樱的朋友。

奎 科

清道夫，樱和修人的大朋友。

海 豚

樱和修人的旅伴。

影 子

一群来历不明的家伙。

安吉拉

奇异鸟，樱的信使和宠物。

如 风

独角兽，樱的坐骑。

目 录

第一章	古宅秘影	001
第二章	死而复生的母女	018
第三章	耳朵里的恐惧	034
第四章	恶之花王	048
第五章	美罗旺斯的悲哀	076
第六章	火魔玛丽	094
第七章	坎贝的火山石	116
第八章	换梦	131
第九章	回到真幻源	150
第十章	在圣殿深处	165
诗意的象征	曹文轩	174

第一章 古宅秘影

∩ 1 ∩

到目前为止，羊皮地图上的路线已经走过了一半，樱、修人、奎科和海豚经历了分分合合、生生死死，已成为无法分割的整体。但是前路不容乐观，影子始终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古莲花也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幼嫩的希望似乎随时都可能被掐断、被毁灭。

樱的身份仍是个谜，修人的梦在黑暗中飘零，但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成长。他们的肤色因日照而黝黑，四肢因为行走而更加健硕。荒芜的大地正在慢慢恢复它的骄傲，那些丰富的自然的色彩，不是来自眼睛，而是来自心灵。他们在行走中逐渐练就了一双善于辨别方向的鹰隼般的眼睛、一对能够识别音乐与自然之声的灵敏的耳朵。当每天清晨从睡眠中醒来，都会有新的答案等待他们去揭晓，于是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总是以不平常的方式开始和结束。

这场雨来得猝不及防。

天上先是布满棉絮似的云团，雷声轰隆隆响了一阵，大雨就喘着气没命地泼下来了，打得遍地灰白色的尘烟翻滚。那些连阡累陌的干枯的田禾，那些曾经结了稻子的灰白的壳子，还有焦枯萎黄的蒿草，都在雨中尽情地摇摆了。天地慢慢地在雨幕中合成了一体，对面不见人影，四周听不到别的响声，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声。

如风驮着四个伙伴，在雷雨中狂奔。找不到一个躲雨的地方，只得闷头朝前，一直跑到一个巨大的宅子前面。他们躲进宅子的廊檐，此时，山野已是天昏地暗，朦胧一片。

也许是他们的声音惊动了宅子里的人，门在他们身后吱呀一声，开了，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老妇人的脸。

这是一张曾经养尊处优的脸，虽然皱纹纵横，却线条柔和，只是眼睛里透出暗淡的无法言说的落寞。她默默地朝四个人看了一眼，眼里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她垂下眼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进来避雨。”

求之不得。四个人道了谢，就领了如风和安吉拉走了进去。

哈良别墅，在这个地方尽人皆知。

它是一座巨大的古宅，坐落于苍色的山岩脚下。宅

后的一片竹林早已枯死，鞭子似的竹根从墙垣间垂挂下来，好像结节的污秽的长发。一个遮满浮萍的废井，已经成了青蛙们隐匿的天堂。

古宅前后七个开间，一些房间已经弃置不用，常年关闭，蛛网积尘。家具多半是用了上百年的旧东西，扔在天井里的美国烤面包炉和英国擀面机，显示着这里的主人在一百年前的时髦生活。但是，俱往矣，如今只有那眼汨汨流淌不息的喷泉，给沉寂的古宅带来一点儿生气。

费奶奶，古宅唯一的嫡传主人。她和一只老猫一同住在哈良别墅里，深居简出，是这个地方的神秘人物。她每天的劳作就是在天井的喷泉前，洗衣服，洗菜，洗杯盘，刷洗古董上的灰尘……然后，就是侍弄她忠实的老猫。枯乏的日子似乎因有水的清洗而变得活泛起来，沉闷的空气也因水的流动而有了声音。

此刻，雨水从天井上方的廊檐倾泻而下，落在瓦盆上、井沿上、水缸里、水池里、石槌的缝隙里、枯草覆盖的松软的泥土里……发出或激越或绵软的声音，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费奶奶扶住一根廊柱，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才慢慢地走到前厅里来。

前厅靠墙的一面堆满打了包的杂物和行李，好像随时准备起程的样子。

“费奶奶，要出门吗？”奎科拧干了外套，问道。

“这里很快就会没有了……”她说，仿佛在自言自语。

“你是说……”

“这栋老宅很快就要被推倒了，有人要在这里造游乐场和大商场。”费奶奶苦笑了一下。

“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推倒呢？”

“好吗？破破烂烂的房子，现在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房子。他们要砸烂一切旧东西，迷恋新东西。”费奶奶又苦笑。

“那以后你住到哪里去呢？”

“也许会住到一个火柴盒一样的房子里去，好像鸽子笼。”费奶奶张开两只手，扑棱了两下，好比是鸽子的两只翅膀。

大家无奈地笑了。

樱走到窗前看天，雨仍旧没有停下的意思。从窗口可以望见进口地方的照壁，那里原先栽有几株粗壮的向日葵，但现在都干枯了，巨大的黑褐色的轮盘低垂，好像一个病人膏肓的人。她听见身后的费奶奶继续在说：“没有人在意这房子的漂亮的工艺，这些黑油油的雕花廊柱，这些精细的砖雕，还有石头上刻的花纹……”

越过那扇斑驳的大门，可以看到远处被高大的建筑物遮蔽的一小块天空。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已经将天空

挤兑到最小，它们密集地站立着，看上去像匕首，像丛林，像棋盘……一些冰冷的雨丝飘在了樱的脸上，这时，她看到灰色的雨幕中居然出现了一只远来的黑色大鸟，它仿佛带着愤怒，平张着双翅从天空斜插下来。那巨大的翅膀令樱惊异，她甚至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接着，所有人都听到了它凄厉的鸣声，如同一个黑暗中的巨大的心的呼号。可是那声音戛然而止，在瞬间消失得无声无息。

这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敲门声响得很密集，仿佛暗含了某种焦灼的期待，或者是无法遏止的愤懑，带了某种威胁。费奶奶的呼吸急促起来，她紧赶慢赶地去开门。

一个惊雷劈下来，天际滚过一个火球。

“真可怕！”海豚缩在墙角微弱地说。

门开了，门外站着两个女人，雨水模糊了她们的面容。费奶奶和她们在门口说了几句，犹豫了一会儿，将她们领了进来。

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走，穿过长长的走廊，朝前厅走过来。樱坐在那里望着她们，心里升起一股寒气。

走在前面的大约二十出头，她扎了条粗黑的辫子，穿灰色衣裙，样式和颜色都不符合她的年龄。走在后面的老妇人，和费奶奶差不多的年纪，一样灰色的衣裤，陈旧的对襟式样，脑后束一个灰白的髻，扎一个银钗

子，在晦暗中闪着阴冷的光。这两人都是灰白的脸色，步子拖沓，仿佛大病初愈。

她们走得缓慢而漫长，终于步入了前厅，和樱他们打了个照面。两人冲她们看了一眼，立刻垂下眼睑。

费奶奶神秘地将奎科拉到一旁，对他耳语：“你们……能不能在这里住下，我一个人……”欲言又止的样子。

奎科似乎悟到什么，接过话头道：“没问题，我们正愁没处落脚呢。”

❧ 2 ❧

这一夜，和樱他们一同住下的，还有这对身份不明的母女。雨已经停歇，空中的灰云低沉，仍旧没有散去的样子。这天晚上，自然是没有月亮和星星的，屋檐下叮咚的滴水声将夜晚烘托得宁静而诡异。

樱他们住东厢房，母女住西厢房，中间隔了一方天井。夜色下，所有的东西都模糊成一团墨。

“你们猜她们是谁？”海豚在窗口张望了一下。

“也许是费奶奶的亲戚。”修人说，他摸了摸虎口那里的伤疤。这个伤疤在雨天看起来似乎洇了水，还有些发痒。

“我猜也是。”奎科点点头。

樱却一语不发，自顾自侍弄古莲花，为它剪枝、松土。安吉拉在柜子上打盹儿，如风已经进入了梦乡，发出沉醉的鼾声。

“你为什么不说话？”海豚转过头问樱。

“我不知道她们是谁。”樱头也没抬。

“我觉得费奶奶请我们留下，一定有原因。”奎科若有所思，“她害怕什么呢？”

“什么原因？”海豚不再摆弄他的一孔笛，表情专注地等待着答案。

奎科摇摇头。

讨论没有进行下去，夜深了，大家各自准备休息。海豚拿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出了厢房的门去浴室洗澡。

浴室在老宅的后部，天没黑的时候，费奶奶领他们去那里看过，并且很客气地说随时都可以用。

这浴室显然是后期改建的，是这栋老房子里唯一一间风格现代的屋子。它大概有二十平方米，非常宽敞，一个白瓷浴缸安在屋子的一角，拉一条白色的帘子与外面分隔开。墙上并没有贴瓷砖，只是刷了石灰，地上却铺了光可鉴人的黑色大理石；正对浴缸的一面墙是一块顶天立地的镜子，在视觉上又将屋子放大了一倍。所以假如躺在浴缸里洗澡的话，会有一种空旷孤独的感觉。

海豚经过西厢房时，有意朝里面瞥了一眼：灯已经熄了，估计母女已经入睡。他蹑手蹑脚走过走廊，生怕惊醒了她们。两分钟后，他走到了浴室的门口。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浴室里立刻灯火通明。

他关上门，打开了热水龙头，转身脱衣服。等身上脱得一丝不挂，浴缸也差不多放满了水。水面上袅袅地升腾着白色的热气，慢慢地氤氲了整个屋子。

海豚将自己的身体浸入温暖的水中。浴缸深，居然有了浮力，他仰着脸，脚轻轻一蹬，整个身体就浮了起来，十个脚趾露出水面，好像十个嫩生生的萝卜头。这么做让海豚感到很有趣，他摆动四肢在浴缸里戏起水来。

他玩得很起劲儿，几乎忘记了洗澡这回事。只顾用手撩拨水，用脚掌击水，还试着把头埋进洗澡水里，练了几分钟“潜水”。等他憋足气从水里上来，甩干了头发上的水，正要擦脸，他的动作定格了。

他看见白色的帘子底下居然有一双穿着黑色拖鞋的脚！

那双脚背对他站着，没有穿袜子，露出白生生的纤细的脚踝，这应该是一双女人的脚，黑色的拖鞋绒面上绣了一朵花。她就这么背对浴缸站着，一动不动，大理石地面上映出模糊的一个人的影子。

海豚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在头脑里迅速地回忆：

刚才进浴室时，他肯定插上了门闩。窗子……浴室的窗子上本来就围了白色的栅栏，没有人可以轻易地穿窗而入……想到这里，海豚倒抽一口冷气。他感觉到自己的双颊在不争气地发冷、发麻，他哆哆嗦嗦地从水里站起来，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将帘子拉开一条缝——

他看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背影，长发及腰，穿一条直身白色长袍，垂着双手，她只是那么定定地站着，没有任何动作。

“你……是……谁？”海豚用毛巾捂住自己的私处，犹疑着发问，恐惧的眼泪很快就要夺眶而出。

女人并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才迟疑地转身。她转身的速度十分缓慢，一秒钟犹如一个世纪，海豚呆呆地定在原地。这时，他看到了这个女人的正面，白色的直身长袍，他看到了她的脸，她的脸……竟是一头和后脑勺同样乌黑细密的长发！

海豚听见自己尖叫起来……

海豚醒来时，已经躺在东厢房的床榻上。他惊魂未定，虚弱地问看着他的奎科：“你们看见她了吗？太可怕了……”

“我们只听到你的尖叫，冲到浴室，看到你昏倒在浴缸里，”奎科说，“我就把你抱出来了。”

海豚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身体，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樱。

樱笑了：“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看到了什么？”修人紧蹙着眉头问。

海豚把刚才看到的复述了一遍。

听着海豚的叙述，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极其安静，几乎能够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樱走到窗口，将窗子扒开一条缝。西厢房里仍是漆黑一片，声息全无。

3

第二天一早，奎科去向费奶奶告辞：“谢谢您留宿，我们很快就要上路了。”

费奶奶面露难色，犹豫了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个请求，你们能否多住几天，一直到我搬离这栋宅子？不是说，你们并不急着赶路吗？”

“这样也好。”奎科想了一下，“费奶奶一个人住在这里的确不太安全呢！”

“你的意思是说……”

奎科把昨晚海豚的遭遇复述了一遍。

费奶奶却面露不悦：“哈良别墅虽然老了点儿，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闹鬼的事情！一定是那个小弟弟看走了眼！”她挥挥手，走开了。

奎科站在那里，暗喊倒霉，居然碰了一鼻子的灰。这时，他看见那对母女从西厢房出来，慢慢地走到费奶

奶的房间里去了。

回到东厢房，见樱、修人和海豚正围着羊皮地图出神。走过去，看见那羊皮纸的地图上有行字正在跳跃——

留在原地，不要走。

“说出理由来。”樱焦灼地对着地图问道。

但是地图不回答，绿色的字忽然消失了。

“它越来越死样怪气了！”海豚离开桌子抱怨道。他还没有完全从昨晚受的惊吓中缓过神来。

“我们就别走了吧，费奶奶也挽留我们了。”奎科说。

樱点点头，不再说什么，走到天井里看天空去了。

“我觉得这对母女很蹊跷，费奶奶告诉你他们是谁吗？”修人问奎科。

“没有，我没有问，她也没有说。”

“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呢？”海豚在角落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雨早已在半夜停歇，哈良别墅暂时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这天中午，他们终于有机会和那对母女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

母女俩和费奶奶坐在樱和修人他们的对面。老猫在

附近的地上，享用它的猫食。吃饭的时候，母女俩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她们不说话也不看人，只顾埋头吃饭。她们对樱他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但又故意克制着，使得周围的气氛显得别别扭扭。

吃饭的时候，修人一直心事重重。吃完，他就独自走到门外去了。他还想着海豚在浴室里遇到的事情，不由自主地朝着老宅的后部走去。

地上铺着小泥砖，砖缝里牵牵连连地冒出一些枯草。走廊边的柱子油漆早已斑驳，露出腐烂的木头芯子。另一边就是一人高的围墙，枯萎的竹子探出头来，将本不明朗的天空划得支离破碎。

越往里走越觉得阴湿潮冷。路过一间房子，见门上挂着一把锁，修人在门口停下脚步，再也无法向前移动了。因为他发现在地上，竟有一对沾了泥的脚印，它们终止于这扇紧锁的门前。而这脚印绝不是他自己的。

这应该是一对女人的脚印，狭长秀气。她穿的是一双平底的布鞋，在来到这里之前，她一定在泥地里走了很久。奇怪的是，这脚印只此一对，修人前后打量了一番，不见第二对相同的脚印，仿佛她是长了翅膀突然飞落在这里的。

修人伸手动了一下门锁，那锁竟啪的一下，掉落在地上。修人弯腰捡起那把锁，将它挂在门扣上，然后推